



08054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

胡鳳丹月樵校梓

蕩之什

蕩

唐黨反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亦反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亦林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鄭氏曰多辟多邪僻烝眾鮮寡克能也○李氏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氏曰諶信也天生眾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為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眾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陪浦侯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毛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陪藏板斂好勝之人也彊禦陪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東萊曰方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王氏曰女爲人君以秉義類爲事乃彊禦多懟有忠告善道則以流言對所爲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氏曰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

內○毛氏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鄭氏曰侯維也與羣臣乖爭相疑而詛祝無極也○釋文曰作本或作詛○東萊曰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已而怨人故曰彊禦多對其聞規諫謾爲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白交怨反于中國斂怨

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無側爾德不明以無

陪蒲回無卿

毛氏曰鄭氏曰怨猶彭亨也矜氣健之貌無背無側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

○陳氏曰紂虛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斂怨以

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力行之也○季氏曰亂世

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

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面善酒爾以酒不義從式

既懲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酒然齊一之辭

止容止也○毛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嘗使

汝沈湎如此宋氏曰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式用也灋也○孔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如沸如羹小大近

喪人尚乎由行內燹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蜩蟬也螗音也孔氏曰釋蟲云蜩蝦蟇音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爲蝦然則螗蝦亦蟬之別名耳

燹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既濟高宗伐鬼方○鄭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宋氏曰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灋也○王氏曰雖無

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會
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東萊曰大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未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顛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絕也

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

○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

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盈滿

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而周室尙存然知其必亡

者以王爲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

之初興已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

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分

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

之不能慎其威儀也然則已亦當慎威儀矣不必分別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

孔氏曰舍人曰抑

隅廉也

孔氏曰隅

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

○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

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

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

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

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天性之

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眾人無知

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也○東萊曰

此詩以威儀為主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切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自燕喪威儀至使

賢者皆不敢修飾愚以求免其時蓋可知矣人亦

有言者時人之語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況于反

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為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

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

矣○歐陽氏曰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

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

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法也○蘇氏曰人君必先
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
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
爲民則則所以爲國者畧備矣東萊曰動民以行
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
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
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
慮卻顧思其所終稽其所敝然後以時而播告焉
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
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
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于酒女

雖湛同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

王氏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者今厲王興而迷
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曰荒廢
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爲人子孫

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
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也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李
曰曾不知先王之○鄭氏曰敷廣也成法以敬其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音倫胥以亡夙興夜寐洒

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

邊他歷反蠻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為如上所刺故今

皇天弗尚也李氏曰天弗崇尚者○毛氏曰淪率也○鄭氏

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尚厭棄之也天所不尚則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

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亡者君臣皆將滅亡矣

○毛氏曰洒灑章表也邊遠也○陳氏曰王若不

慎則君臣相陷溺而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為潔除

以為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庶幾免陷溺也○

李氏曰洒掃廷內只是修潔其朝廷爾當時沈荒

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

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

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逃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簞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蘇氏曰侯度天子所

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

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朱氏曰話言也○鄭

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王之缺

尚可磨鑿而平○朱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

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東萊曰柔者遜順之辭

卷十七古氏家塾讀詩記九退補齋藏板

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

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

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

可復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孔氏

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鄭氏曰

逝往也○朱氏曰讎答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

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
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
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朋友以及庶民小
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惠之所
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禍
矣○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
之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東
萊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

音集

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音亦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以
接之以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
語常如此○毛氏曰輯緜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觀
見也格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矧況射厭也○朱
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媿于屋漏
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
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

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慎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東萊曰思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息淺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虬

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鄭

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于威

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毛氏

卷三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齊爾藏板

曰僭差也○橫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

猶投桃報李之必然○毛氏曰童無角者也虹潰

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

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理也○東萊曰厲

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君盡德

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爲主故

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

然之理彼小人日導王爲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

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

王德使至傾覆者實此曹耳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縉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

民各有心

〔毛氏曰〕縉被也柔忽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絲以

爲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

〔橫渠張氏曰〕柔龢之木乃弓之材温恭之人乃德

之質。〔毛氏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

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

卷三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東

萊曰〕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

不可告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

不能自巳焉下章所言是也

於音鳥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

面命之言提音啼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

誰夙知而莫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

攜挈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

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啟覺假令人云
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
○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朱氏曰人若不自盈
滿能受教戒則豈有蚤知而反晚成者乎○毛氏
曰莫晚也○東萊曰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
遽斷以爲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寢寢莫空反我心慘慘七感反

誨爾諄諄純反聽我藐藐美用反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莫報反

卷三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寢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

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主之

意寢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

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然不入也○鄭氏曰

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畧○

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

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王氏曰匪以我

諄諄爲教之也覆以我爲虐之也○東萊曰既耄

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

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適予橋反其德

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

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

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氏曰天

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

夫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為邪僻

卷七

日氏家塾讀詩記

古

退補齋藏板

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東萊曰史記載

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

十五作懿以自倣韋昭謂懿卽抑也說者遂以為

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于今興迷亂

于政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

語殆未可據一以詩為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

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
陸以為芮
良夫之詩

苑音鬱彼桑柔其下侯甸將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

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音填兄音填兮倬彼昊天寧莫我矜

毛氏曰興也苑茂盛貌甸言陰均瘼病也○孔氏

曰苑然而茂盛者彼柔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苑然

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

採其劉則其下民為日所暴不見芘蔭而瘼矣王

失德剝喪無以芘蔭其民之譬也劉殺也殺言盡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五

退補齋藏板

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

為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將采為空枝而人

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也○鄭氏曰殄絕也○毛

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為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

益滋多故况為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為久

○釋文曰兄本作况○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

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愴則滋久也號天而訴之也○

鄭氏曰倬明大貌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民靡

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駢駢不息也鳥隼曰旃龜蛇曰旒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鄭氏曰亂曰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鄭氏曰具猶俱也俱遇此禍以為燼。歐陽氏曰皆為灰燼。毛氏曰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

○王氏曰欲避禍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則靡

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亦往也云往耳而果何所往也。毛氏

曰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

子本無強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今人

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

其實刺禍由王致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都但反怒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瘠武中反孔棘我圍

毛氏曰宇居憚厚也圍垂也○鄭氏曰辰時也瘠

病也○孔氏曰念己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得時

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

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

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

為謀為愆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愆慎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序

爵次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

淑善胥相及與也○蘇氏曰王豈不為謀且慎哉

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

其所當憂誨之以敘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

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

其何能善哉則相與人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僂音愛民有肅心莽善耕反云不逮好

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遡嚮也優喘并使也○鄭氏曰使人喑然

如嚮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喑者風喑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

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喑而不

息○李氏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

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趨事於吠畝之間則其不

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

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

代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大

退補齋藏板

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痒音哀恫音

中國具贅反之芮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立之王

而歲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蟲食苗根

曰蟲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痒病

也恫痛也具皆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虛○毛氏

曰贅屬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贅旒然與此贅同荒虛也○朱

氏曰旅與贅同言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王

氏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然後用

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為百姓

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猷於眾考

察慎擇其相○鄭氏曰臧善也○宋氏曰自獨俾

臧自以為善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

東萊曰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見也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不順之君其所施為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

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

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彼中林

姓所由反

其鹿朋友已諧

于念反

不胥以穀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姓姓眾多也谷窮也

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

鄭氏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輩耦行姓

姓然眾多○蘇氏曰朋友相諧不能相善曾鹿之

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
○李氏曰聖人則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
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
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
者也○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
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干

退補齋藏板

寧爲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
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
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
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荼毒之行相侵暴愠
恚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菜毒螫人蟲皆惡物故
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坻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爲善爲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

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曰聽言道聽之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

切磋之也鳥飛亦時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橫

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

慮一得也朱氏曰言彼之所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予至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

釋文曰赫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東萊曰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

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

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也○毛氏曰涼薄也○朱氏

曰善背工爲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朱氏曰

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爲民所

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

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適邪僻也反覆其言

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

匪予既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爾，反背而見詈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東萊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疎棄君子者由小人之言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

卷十七

呂氏不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反下孟欲銷去反起呂之天下喜

於王化復反扶又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

也○朱氏曰

東萊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

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

卷七

呂氏字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莫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

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宣王

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

曰夜晴則天河明○毛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

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毛氏

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早

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羣祀之廢則無

之凶荒則索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

鬼神祭之

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斃丁故反下土寧丁

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

也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旱氣也○毛氏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隆隆而雷非

也雨雷○鄭氏曰為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

○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

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

卷七

呂氏字介熟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瘞其物亦奠其禮也互以相通宗尊也丁當也○王氏曰自郊徂

宮上下奠瘞則天地神示人鬼内外上下無不禋

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

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而無告

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

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在雷反

王氏曰旱既大甚則不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
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意懼
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子
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
又降旱災使子然而無復有遺孔氏曰子然孤獨之意○蘇
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爲尙不相畏哉先
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

在呂反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卷三七

呂氏公執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

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芘蔭而處

陳氏曰未知死

也眾民之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哀閔之○毛氏

曰先正百辟卿士也

鄭氏曰百辟卿士雲祀所及者○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

爲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雲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

類之○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

旱既大甚滌滌

徒力反

山川旱魃

蒲木反

爲虐如惓

音談如

焚我心憚

徒曰反

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

天上帝寧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

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

也然魃旱神也倏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旱氣生

魃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憚猶畏也○

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蘇氏曰

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

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

此庶民也

卷三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毛

退補齋藏板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瘠

都田反

我以旱憊

七感反

不

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音暮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棄

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

難畏不敢也○朱氏曰憊曾也○鄭氏曰瘠病也

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

王氏曰胡寧瘠我以旱憊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

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孔氏

日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氏

曰即以社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

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

恨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趣

反七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

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早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

曰人君以羣臣為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旱大甚財不足以為禮則無友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紀○橫渠張氏曰友宜作有○鄭氏曰籥窮也庶正眾官之長

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

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

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

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馳道不除

孔氏曰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

布而不修孔氏曰布列於位大夫不食梁士飲酒

不樂○橫渠張氏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

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

○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

我之憂何

朱氏曰里與漢書季布傳無俚之俚同當為無聊賴之義○蘇氏曰里居也宣

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哉

○釋文曰里本作廼爾雅作悝爾雅釋詁曰悝憂也

瞻仰昊天有嘒

呼惠反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

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眾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

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其嘒然光明之眾星

卷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未有雨徵○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

無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

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

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

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眾正也瞻

仰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亦

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

官定者也○鄭氏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渴雨之

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音服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保毛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

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

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

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崧高蓋依此名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

○孔氏曰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王氏曰甫也

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毛

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李氏曰是二人者皆

為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

於天下○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

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

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退補齊州藏板

疊疊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疊疊勉也纘繼于於法式也申伯疊疊然

勉於德以賢人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

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爲侯伯南方之國

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伯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

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王氏曰爲申

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

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

卷二十七 呂氏庚不整讀詩記

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

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

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

使爲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

之功毛氏曰庸城也徹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孔氏曰九夫爲井隰

井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毛氏曰御治事

三 退補齋藏板

之官也

蘇氏曰傅王治事之臣也

私

人家臣也

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為

公人家人為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

○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

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

尺叔反

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

渠畧反

鉤膺濯濯

直角度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作也○王氏曰

俶始也○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毛氏曰藐藐美貌躑躑壯貌鉤膺樊纓也

孔氏曰鉤

卷三十七

呂氏家範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者馬婁頷之金鉤膺者謂膺上有飾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光明也○鄭氏曰已

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

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

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

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毛氏曰寶瑞也

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賜○毛氏曰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

近己也鄭氏曰近辭也如彼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知彼

己之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也安也○孔

氏曰皆命遣之辭○東萊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

所服韓弈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

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

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賤淺于郿亡悲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其糗音式遄市專反

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

于郿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

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郿于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

經郿時宜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申伯既受

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

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王氏曰王既餞

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

王之數畱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糗糧式

用逆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時其糧

者令廬井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

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峙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王氏

曰前曰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日徹申伯

土疆則其疆定矣○東萊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

其私人以峙其糗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

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

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卷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詩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朱氏

曰嘽嘽者眾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

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

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

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

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掾汝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

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採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毛氏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鄭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卷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東萊曰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嵩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興焉

陳氏曰嵩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呼報好反是懿德天

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絜眾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宜。

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鄭氏曰：監

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楊氏曰：孟子釋

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楊氏曰：近取諸

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

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

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忠，爲父而止於慈

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

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李氏曰：

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

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朱

氏曰：昭格于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

也。○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

好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

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美

退補齋藏板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氏曰力勉也

○毛氏曰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

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

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

卷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山

甫曰我以女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

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爲是官矣仲山甫

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

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

下莫不發應○東萊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

故侯內則輔養君德人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
人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
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
早也一人斥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
仲山甫將而行之○東萊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
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

卷三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
藏板

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
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泥矣保身乃已事
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
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
臣之任遇莫先焉而察省其身奉事其主者無一
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恒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者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東萊曰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嵩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輔

餘人反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五

退補齋藏板

鄭氏曰輔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眾人寡能舉之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宜也鄭作義○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朱氏曰儀度也我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袞冕者君之上服也○

鄭氏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袞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

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

杜接反

每懷靡及四

牡彭彭八鸞鏘鏘

七羊反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

健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

○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

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古之諸侯

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

遷於臨淄也

孔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淄計獻公當夷王之時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早

退補齋藏板

與此傳不合

四牡騤騤

求龜反

八鸞喈喈

音皆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

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

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

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安其

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

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

不妄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

音亦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鄭氏曰韓姬姓之國也後

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

音恭

爾位朕命不

易榦

音反

不庭方以佐戎辟

音壁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

鄭氏曰梁山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烝

退補齋藏板

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受命為侯伯也

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

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

北倬倬然著明○蘇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

在今同之韓城將言韓侯故先敘其國曰梁山之

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

釋文曰倬明貌韓詩作倬○陳氏曰梁山禹治水

其功有被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鄭氏曰

戎猶女也朕我也○毛氏曰虔固也○鄭氏曰古

之恭字或作共榦作楨榦而正之戎辟女君王自謂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王氏曰既命之繼汝祖考又戒使其無廢朕命虔其爾位既戒以夙夜匪解虔其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榦不庭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第音弗錯衡玄衮赤舄音昔鉤膺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星

退補齋藏板

鏤音漏錫音羊鞞音郭

苦宏反

鞞音郭

苦宏反

淺幘

莫歷反

條音條革金厄

○

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孔氏曰毛氏曰修長也張大也覲見也。○鄭氏曰韓侯乘

氏於嵩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

瑞也

朱氏曰覲禮執圭贊所以合瑞也。○鄭氏曰覲於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氏曰箋以入覲于王爲行享禮介圭則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

鄭氏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

王氏曰謂

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

○毛氏曰淑善也交龍爲旂

鄭氏曰善旂旂

之善色者也

綏大綏也

孔氏曰卽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

之羽有虞氏以爲綬後世或無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綬者卽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鄭氏曰簞第

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綬章○鄭氏曰簞第漆篔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孔氏曰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

蔽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卽吉尚以漆席爲第明吉車之等漆之也○毛氏

曰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孔氏曰玄衮以

玄爲衣而畫以袞龍赤鳥赤色之鳥○鄭氏曰鈎

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孔氏曰馬鞅鈎

以金爲之膺上有飾卽樊纓是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纓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

錫有鈎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聖

退補齋藏板

賜○毛氏曰鞞革也鞞軾中也孔氏曰鞞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

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鞞者蓋以去淺虎皮淺

毛也幘覆式也孔氏曰幘禮記作幣周禮作覆莫

鹿辟春官巾車言犬禛狝禛皆以有毛○鄭氏曰

倮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楹之首謂之革

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王氏曰淑旂綬章於紉後建之簞

第在後衡在左右鈎膺鏤錫鞞鞞淺幘倮革金厄

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白壺其殺

維何魚

清交反

鱣鮮魚其菽

音速

維何維笱

恤尹反

及蒲其

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

子餘反

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祀軼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

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

氏曰屠地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

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

鄭氏曰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鱠者也○毛氏

曰菽菜穀也○鄭氏曰筍竹萌也蒲深蒲也

孔氏曰醢

人注云深蒲始生水中是也

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

卷三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器

退補齋藏板

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

師未去者以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邊豆且

然榮其多也

朱氏曰胥辭也

東萊曰覲禮稱來朝之諸

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

歟

韓侯取妻汾

符云反

王之甥

俱衛反

父之子韓侯迎止

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

大計反

從之祁祁

巨移反

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

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

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于漢則河東永安縣

也永安西臨汾水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

貴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

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

聲○毛氏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一

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從之○孔

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

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星

退補齋藏板

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反韓姑其一反相攸莫如韓

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况甫反魴音房鯿音序甫甫麇音麇鹿

嘒嘒愚甫反有能有罷有猫如字又武交反有虎慶既令居韓

姑燕譽

毛氏曰姑蹶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蹶父

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為其女視其所

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嘒

嘒然眾也猫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

國之土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

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鄭氏

曰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

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

王室幾喪為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

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

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

也○東萊曰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

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典布白竭

卷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吳 退補齋藏板

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

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

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歷邦國之多

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

侯其追其武伯反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

畝實籍獻其龜音毗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眾也○朱氏曰董氏

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眾為築

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

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

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

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

之國使復為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

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釋

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

籍為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獸云

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璣曰貔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罍

退補齋藏板

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

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東萊曰春秋

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

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

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

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
言淮夷召虎旣平淮夷而告成於王矣常武之詩
又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
地里考之曰江漢之潯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
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此淮
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
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吐刀反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

我車旣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巽

退補齋藏板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

孔氏曰禹貢嶓冢導漾東

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王氏曰武夫滔滔則以其眾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

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

也鳥隼曰旟○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

渤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

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

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
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卽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
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東萊曰胡
氏辨江漢合流旣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
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

書羊反

武夫洸洸

音光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方旣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氏
曰召公旣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功於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兕

退補齋藏板

王

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功告於王

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

孔氏曰無有叛戾乖爭者

江漢之濟

音虎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音救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册命召穆公與公復于

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

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濟者繫上事起下

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濟而伐之

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鄭氏曰濟

水涯也。疾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東萊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辛

退補齋藏板

漢之游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李氏曰：汝今子不足與有爲，當繼召穆公之功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蘇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東萊曰：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

力之

爾圭瓚

才旱反

秬鬯

初亮反

一卣

音告

于文人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和鬯

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

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

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

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案鬯

人掌和鬯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

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

時未祭故卣盛之○鄭氏曰周岐周也自用也宣

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始受山川土田之賜命

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

祖之靈故就之

孔氏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在岐周

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

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

之所起有

別廟在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

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為也○毛氏曰考成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至 退補齋藏板

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洽和洽也○朱氏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願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然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

毛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卷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至

退補齋藏板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音泰下同祖大師音泰祖父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

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太祖言其官則

大師言其字則祖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

臣也以修我戎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必本其祖

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

祖父南征徐方祖父以卿士而兼太師○孔氏曰

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董氏曰伐其暴亂

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戒我師旅率

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程伯休父始

命為大司馬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為

司馬氏是程伯休父嘗為司馬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

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

國之伯字休父者為大司馬○鄭氏曰軍禮司馬

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職云太師掌其戒令○蘇氏曰使之左右

卷十七 呂氏家範讀詩記

退補齋藏板

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

久畱處其地以患苦其民○鄭氏曰三農之事皆

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三農上中下

也○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

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

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

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音亦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

安也○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糾緊

也○毛氏曰遊遨遊也○朱氏曰釋連絡也○毛

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

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

安行不急不緩而徐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

其上不違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呼檻反如虩火交反虎

鋪普吳反敦淮漬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卷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畜退補齋藏板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

雷之大震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

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鬪然如虩怒之虎令布

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涯之上就執其眾虜○毛

氏曰虎之自怒虩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

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

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

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繇繇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

如飛擊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於飛若鷹

鷗之類擊擊眾鳥者也○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孔氏曰軍旅之

眾其廣長○毛氏曰苞本也孔氏曰山之基本○陳氏曰如山之苞止

似之也○孔氏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

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繇繇不可

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氏曰不測不可知

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允

塞也○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

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

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

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

以立武事因以為戒者此也○劉氏曰武成則戒

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音塵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蠹音牟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

靡有夷瘵勅雷反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歐陽氏曰述

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

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

士民病也○王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屆極也如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要

退補齋藏板

蠹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

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毛氏曰天田傳曰食根

曰蠹食節曰賊○孔氏曰蠹賊是害禾稼之蟲疾

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

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蠹賊刑罰為

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

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
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處之反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

誨時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

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宋氏曰傾覆也

○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

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

卷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毛

退補齋藏板

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

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李

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

哲婦為美○鄭氏曰長舌喻多言○朱氏曰婦人

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

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氏曰言王

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鞫人忮之政反忮音背貳譖始竟背音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

賈音三倍音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翰窮也。○毛氏曰：伎害武變也。○鄭氏曰：婦人之長舌者好窮屈人，伎害轉化其言無常。

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蘇氏曰：胡何隱惡也。

陳氏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如何尚為惡而未已也。○鄭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

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

為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于預男子之政。

卷二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要 退補齋藏板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如字 又的

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似醉 反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

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思而忌君子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狄弗以顧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賢者與名顧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為善者乎。夫天之降不祥庶

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朱氏曰：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又無善人

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

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危也

鄭氏曰○東萊曰前章曰不吊不祥威儀不類故

此譬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感音必沸音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卷二十七

呂氏家範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我先不自我後藐藐亡角反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

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感沸其

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不先

已不後已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朱

氏曰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仁愛人

君無不鞏固其命○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

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東萊曰克能也幽

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從毛鄭八

章從王氏

召旻密巾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瘵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

圉魚呂反卒荒

卷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卒 退補齋藏板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厚也喪亂也瘵病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毛氏曰圉垂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盡空虛

朱氏曰居國中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戶工反昏椽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

適音律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為蟲賊以潰其內

椽大椽也○朱氏曰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蘇

氏曰昏椽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也○孔

氏曰潰潰然邪僻○王氏曰昏椽靡共潰潰回過
實靖夷我邦則言所使靖夷我者非其人也靖與
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東萊曰天
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皐皐

音羔 訛訛

音紫 曾不知其玷

丁簞反

兢兢業業孔填

音塵

不寧我位孔貶

毛氏曰皐皐頑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職
訛訛然以苟訛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也○朱氏
曰小人在位王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

卷二十七

呂氏完公塾讀詩記

空

退補齋藏板

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
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
政教不行後大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艸不潰

戶對反

茂如彼棲

音西

上始反

我相此

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
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蘇氏曰苴枯草也

○王氏

曰民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草也○鄭氏
曰潰亂也○孔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釋假賣反

胡不自替職兄音况斯引。采九曰言麻猶言復也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疚病也。采

氏曰昔之富未嘗若今之疚也今之疚未有若此

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糲鄭氏曰疏麩也

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待御七。孔氏

曰凡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

七鑿二十四待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

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

得此。李氏曰小人當食疏而乃食精糲以見小

人食君子之祿也。毛氏曰替廢况茲也引長也

○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

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禍亂之事而日滋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害

矣職兄音况斯弘不裁音哉我躬音躬况令又食音食辭音辭辭音辭辭音辭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泉

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

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禍亂有所從起

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

卷二十七 呂氏宗公華讀詩記 空

退補齋藏板

○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裁我躬乎

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音關國百里今也日感六子

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

也○毛氏曰辟開感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

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

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卷十七

召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